

第四回 憶夫君造童尋覓 登黃堂暮夜遺金

卻說李阿壽為何有一匹松綾？說起卻有個緣故得來的。原來阿壽隔壁有個姚鬍子，綽號飛天夜叉，又生得一身好膂力，弄得兩把好板斧，專一結交好漢，做無本的生意。靠本縣的一個鄉宦，做了窩家，打劫往來客商。凡有所得，便與鄉宦並好漢八刀。地方明明曉得這人來歷，那奈這鄉宦不過，不敢惹他，只好一年抽他柴米，作為常規。故姚鬍子起了家業。只是有件毛病，愛的是六塊小骨頭，終日住在賭場。他渾家是張待詔的女兒張一姐，年紀有二十一歲，頗有姿色。生性賢淑，見丈夫賭蕩，常常規戒。做親雖已四年，若說枕上的歡娛，一年不得幾回。隔壁李阿壽只有一個老母，年已六十餘歲。阿壽自十二歲上替張氏買東西，得她一二碗飯度日。

一日，張氏見人抱個孩兒，觸她春夢的念頭，便央他到賭場尋丈夫，常把丈夫拿來的物私與阿壽。一日，姚鬍子同那眾人打劫施家綢緞，共有八千餘匹，一半是松綾。趙太爺獨分四分，姚鬍子八人共分六分，每人分了七十餘匹。晚上拿到家內，張氏就把一匹私與阿壽做件棉襖，故送到染店裡染去。不期今日這王酒鬼問起，唬了一唬。雖是賴過了，又恐酒鬼私到店門問起，露出馬腳，故急急走到染店問道：「我前日一匹花綾，你可就了麼？若是未染，可拿來還我。」周染青道：「李小官，這綾子，方才那酒鬼王三官來吩咐，說是他的，不可與別人拿去。」阿壽聽了便嚷道：「胡說！你開店的好沒分曉，前日是我親手拿來交與你，如何今日說什麼王酒鬼？」話尚未完，忽見王小三走入店來叫：「李阿壽，你莫亂說，我老王自在這裡。」遂向周染青道：「你且把那綾子拿出來，三面交還，我兩個自有話說，省得連累你費嘴。」這王小三是個潑皮，人人怕他的。那老周聽說，就拿綾子出來道：「你二人當面在此，綾子是他的你的我卻不管，你們拿去分割則個。」才把綾子放在櫃上，被小三扯住袖在袖裡，竟自出門。阿壽跟他出來，過了條街，勉強說道：「三叔想是怪我方才言語不是，你恕我年輕不曉事，今拿還我，我買一壺酒賠禮罷。」王小三怒道：「誰要貪嘴？你方才說沒有匹綾子，今敢來問我取討？你若再言，我奉你幾家老拳，出我胸中的悶氣。」那阿壽怕他無賴，又且此綾有些毛病，恐弄出事來，沒奈何只得聽他拿去。那酒鬼拿了這綾，一直走到陸漸家裡，把阿壽一段情由說了。又道：「趙太守也有十匹，見在周染青店中。」說罷，袖裡取出綾子來。陸漸同王氏看了喝采道：「真正好東西，怪不得太爺要買，買去奉承郭府。」又央小三到三個伙計家，請他們來商量。不一時三個伙計都到。陸漸便把托小三尋個一匹，並趙衙十匹緣由一一說了。三人道：「明日早堂，先把這一匹去稟明官府。等官府討那染店十匹來看，就拿個名帖去趙衙，問他哪裡買的。」商議已定，次日午堂四人齊到衙門前。恰好郝公送卞嘉出來，見四人在旁，便問道：「綾子有了麼？」四人跪下道：「李阿壽有一匹拿來，又趙爺有十匹，現在染店。」話未稟完，郝公喝道：「胡說！你自去多方買來便了，怎麼將這言語回我？」到是卞嘉叫差人拿這匹綾子來看。差人捧上，卞嘉兩頭看了字號，便附耳對郝公說，如此如此。郝公點頭，就出銀票，差皂隸到染店取那十匹花綾來回話。皂役去了，卞嘉卻不回寓，將身退入後堂。少頃，差人取了十匹綾，到後堂交進。郝公同卞嘉驗明兩頭字號，卻字號與那一匹是一樣的。隨吩咐禮房寫一個通家晚弟的名帖，差人去致意趙爺，動問他這綾子可有訪買，要求他轉買百匹，情願原價奉上。

過一時差人同趙衙一管家，捧一個緞盒，走入衙來。差人將名帖呈上，是通家晚生趙言拜。管家趙長跪下稟道：「適蒙老爺下問家爺這綾子，家爺多拜上的，舊歲因家小姐出門，差人往松江府買三十匹，裁用去了十匹。今小相公畢姻，所以染這十匹在店中。家下還存十匹，聞老爺要用，家爺特差小的送上。」都公道：「多謝你老爺厚惠，容日面謝。」發回東帖，趙長叩頭說：「曉得。」自回去了。郝公即拿這十匹一看，卻與那十匹是一樣印記，心中已自明白。卞嘉對郝公曰：「且悄悄拿前一匹的小廝來，相究他的來歷，此事便自有下落。但要吩咐差人委曲喚那孩子來，不要驚動地方，恐走漏了消息。」郝公道：「領教。」就喚快手陸漸，吩咐去拿李阿壽，「不許一刻耽擱，可委曲叫他來，不准驚動地方。」

陸漸領了命，正出縣門，遇見王小三，陸漸密告小三，小三就同陸漸走到東門外。恰好阿壽買一包裹糕在前面走，王小三退後向他一指道：「前面那個穿藍布棉襖的，就是那人。」陸漸忙趕上，把他肩上一拍道：「壽哥哪裡來？」阿壽回頭一看，卻不認他。陸漸道：「壽哥，前面一個朋友要送還你一件東西，他說你的物，當五錢銀子買酒吃。今要遠出，特著小弟請你去當面認得了店，日後你自己好去取贖。」阿壽聽了，疑是小三因問道：「貴友可是姓王的？」阿壽便不疑心，同他轉回。行到縣門前，只見那人摸出一根板簽來，向阿壽道：「太爺請你說話，且同我過去。」嚇得那孩子目瞪口呆，腳也移不動，被陸漸拖入縣門，直到後堂。卞嘉見差人帶個孩子進來，曉得是那個事，便喚那孩子到身邊來。阿壽跪下叩頭。卞嘉叫他起來，見他生得卻目清眉秀，暗想：「此處哪有此綾子？此地又無處可買，其中必有個得來的緣故，令人猜測不出。若是他父子打劫來的，連這小廝都不能乾淨了。待我先問他備細。」遂令差人出去，不許閒人進來。乃閉了門叫阿壽近前低低問道：「你這匹綾子從何處來？適才有人告你是殺人大盜，這綾子就是贓證。倘太爺夾打起來，看你小小年紀如何受得刑具，眼見是性命難保了。如今趁首府未出來，你把這綾子來處的根由，一一說與我聽，一字不許隱瞞，我就向太爺討個方便。你若不說真情，到堂上就要救你也無用處了。」阿壽聽了兩淚交流，只得把姚鬍子還有綢緞藏在閣板上黑漆箱內，說了一回。又問：「姚鬍子平日往來的人，你個個認得他姓名麼？」阿壽便將個個姓名念出。卞嘉取幅白紙，把姓名記了，收在袖裡。又問：「這班人可一齊尋得著麼？」阿壽道：「俱在賭場中賭錢，平時一人有事，眾人齊到料理。」卞嘉道：「你今實說，待處置了強盜，日後我還要照顧你。」阿壽叩頭拜謝道：「得老爺救拔，小的感恩不盡。但姚鬍子的妻子，小的受她大恩，求老爺一發看顧她便好。」卞嘉道：「你要得隴望蜀了。」說罷郝公步出後堂，阿壽退立一邊。卞嘉把阿壽情由述與郝公，又將八個大盜名字遞與郝公，遂附耳說目今可如此如此。郝公笑道：「妙算妙算，弟出堂料理。」即傳鼓升堂，郝公批一張票：「即拿三條街失節婦人張氏，係姚大妻，立刻赴縣。」票後又批一筆：「其夫無涉，不必牽連。」差人如飛去拿。張氏正立在門首盼望阿壽買糕回來，忽見差人擁入，手執衙批說道：太爺有請。」不由分說，左右扶了兩臂就走。張氏叫喊鄰人，央他寄信丈夫。差人道：「官府吩咐，與他丈夫不相干涉，不必喚他。」條忽之間，早已到縣，差人解進，郝公喝帶過一邊，簽押完了聽審。

卻說姚鬍子這一班正在賭場，方賭得高興，忽然沸沸揚揚，有人傳說：「縣裡在三條街拿一個少年婦女，說是為著姦情事，大家去看一看。」姚鬍子聽了，有些錯愕的意思。忽見他間壁安老官走來道：「姚大官，你家娘子被大爺出衙帶去去了。」姚鬍子大驚，問道：「曾看見票上是甚言語？」安老官道：「票是我親眼看見，寫失節婦人張氏，又寫與丈夫無涉，」

想：「失節婦，分明是偷漢子；與丈夫無涉，想是我無罪了。」連忙把錢收起，飛跑到縣，這些兄弟見姚大妻子有事，個個隨後跟來。到得縣前，見眾人擁擠不開，要看太爺審個姦情，但是畏懼郁公的堂規清肅，不敢十分擠擁。只有姚大一班七八個，自恃掛名在趙衙內，兼討一個圖書名帖來，遂擁進儀門。

郁公早在堂上，遠遠見得分明，便叫快手下堂來問：「方才進來是什麼人？」差人下來查問，姚大一班應說：「我們都是趙府裡，家老爺因太爺拿他家人姚大的妻子來，就差他丈夫拿個名帖，同我們在這裡探望。」差人上堂將此話稟明郁公，郁公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可叫眾人上來看個真假。」差人就喚眾人上堂，一齊跪下，將名帖呈上，郁公看了名帖說道：「你老爺向日曾對我說，他有十二個得力的眾人，恐有棍徒冒名來稟事的，寫一個名單送在這裡。你們可一一報名來，以辨真假。」那八個人齊齊唱名上來：姚大、黃魁、李小三、翁及能、賈常、王阿任、周滿、杜孝。眾人報名已畢，郁公喚出李阿壽來問道：「下面八個人，可是你說的八個名字麼？」阿壽稟道：「正是此八人。」郁公便叫拿出趙府送來的松綾，放在桌上道：「你這大膽強盜，前日新豐驛打劫江西客人三千銀子綢緞，又殺他的家人，今告在我台下。方才趙太爺來說，是你這班奴才，借他名色在外打劫。今許多綾羅藏在何處，好好招來，免受重刑。」

眾人面面相覷，解說不出來。那賊物又在上，不敢強辯，只是叩頭求饒一死。郁公就點三十名民壯，二十名皂快，到各家搜出賊物。須臾箱籠扛滿一堂。打開看時，俱是黃白之物，檢出那綢緞只有六百多匹，卻不見了四百之數。郁公喝令行刑。八個人齊稟道：「老爺不須動刑，犯人直供就是。前日新豐驛打劫客貨綾羅綢緞共一千多匹，拜匣一隻，內銀一百七十兩，約票一紙，砍傷男子一名。其綢匹作十份均分，家主趙太爺得四份。其餘六份，乃我等八人均分。所少四百，實在趙家。」郁公命書吏記錄了口詞，仍點齊民壯皂快，親身到趙府來，一齊進門，趙知府公服出迎，作揖罷，郁公道：「學生有句得罪話說，適才拿得打劫江西客人一班殺人大盜，皆係老先生之僕，賊物俱在，供詞已錄。但失單上尚有綢緞四百餘匹，據眾盜說，俱寄在老先生貴府，前日承惠那十匹，就是那賊內之物。故本縣躬自來領餘賊。」說罷，竟喝令眾人打開殿門，攙了趙老的手，步入中堂，直抵內室。郁公對趙老道：「所言之物，學生若命衙役進取，不惟得罪老先生，反有所失，不若老先生自己照數點出來付與學生，又為兩便。」

此時，趙老驚得沒有主意，眼見郁公這般光景，料難瞞藏得過，只得叫丫環婦女們將那紗羅綾緞一齊運出。郁公捫束明白，叫手下扛出來。趙老送郁公到門外上轎，郁公拱手說聲「得罪」，如飛回縣，又出飛票去拿盜首趙言到案。趙言見票，即將管家趙長代解，剎時趙長拿到，郁公對他道：「你老爺是朝廷命官，如何還去為盜？我今尚未便案問，且待奏疏上司，請命過了再處。」便叫施客驗認賊物。見綢緞機頭上俱有豫章世德四字圖書記號，其所存碎銀，與那五千兩債卷，郁公盡叫領去。其餘各盜積年打劫所蓄金珠玩物，約有五千餘金，俱籍沒入官。趙長同各盜皆責四十板收監。李阿壽並張氏討保釋歸。

卻說趙知府見牌票上言語，並對趙長聲口來得厲害，甚是不安。要與郁公通個關節，又無人敢向他說話。聞邵公子與郁公相好，就來哀求卞嘉，轉求郁公，情願送五千金於郁公，另一千五百兩與卞嘉。卞嘉見求之不已，只得入縣去見郁公。去了半日方才出來。趙老忙問道：「所話之事何如？」卞嘉搖首道：「不濟，他明日就要據實申奏朝廷，小弟再三哀求，始得將底借來一觀。」遂將本稿遞於趙老，趙老一看，見上面寫道：

知龍城縣事臣郁有道謹表奏為蠹國害民、亟請天誅以肅官方事。臣某蒞任龍城，惟以安民緝盜為務。因有前任廣西桂林知府趙言，身列仕宦，行同虺蜴，日則橫行鄉里，奪民脂膏，夜則才票掠江湖，思羅商賈。今於某月某日劫掠江西綢客施弘德，於新豐縣地方，殺入舟中，砍死家人某某，搶奪貨物，共計三千餘金。臣捕捉大盜姚大等八人，共稱趙言為首，其賊物盡從言家追出。洵冠裳大變，而國法所不容也。但言官居四品，以不敢擅自勘問。謹此奏疏天顏，恭候雷霆下命，臣不勝待命之至。

趙老看完，駭得五內崩裂，三魂飄蕩，只得哀求邵卞嘉道：「老朽一時失算，被這些奴才誤了。今竭生平所蓄，湊足萬金之數，一惟台翁笑納，只求郁公這本不上，出脫老朽，便是再生之恩了。」說罷，流下幾點淚來。卞嘉應允，吃酒到雞鳴，趙老方才回去。

次日，卞嘉入縣，見郁公把趙老之事一一說了。郁公笑道：「此老一生蓄積，一旦與了他人，也處得夠了。這數千金供世兄幾年之費，弟自出他的罪便了。」卞嘉辭謝出來，見趙老已在寓所守候。卞嘉道：「郁公執拗異常，再三言之，方才允許。」趙老拜謝，回去不提。

郁公將這八人申詳上司，回文下來道：既是殺人大盜，著該縣依律懲治。郁公見趙長是代主人之罪，將他配徒。其餘八盜盡告處死。姚大之妻張氏，卞嘉著人拿十二兩官價當堂買去。喚李阿壽來對他說道：「趙衙因你受累，定不肯干休。恐我起身去後，你的性命不保。我憐你年幼，有心照顧，你可悄悄領你母親來，我替你收得人情在此，索性與你配合，完你一點情意，可同我回家過活。」阿壽千恩萬謝，母子三人一同相隨。第二日卞嘉辭了郁公，同李虛齋、施弘德父子四人歡喜一齊回家。這龍城縣百姓因郁公處了那趙知府，人人稱快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